

土牛環保站的守護者



黃國忠訪談紀錄

經典語錄

環保做得好，環境才會乾淨，是我永不推卸的使命。

訪談：賴秀緞

記錄：賴秀緞、簡明安、詹雅淳、胡桓笙

日期・地點：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、七月二十六日東勢靜思堂；八月十九日電訪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【簡歷】黃國忠，一九四五年出生於苗栗縣卓蘭鎮，一九五六年全家搬到臺中縣石岡鄉居住。一九八〇年成為慈濟會員，一九九七年參加培訓，並開始做環保；一九九八年在東勢大橋下設立土牛環保站，同年受證為慈誠；二〇〇三年再與太太一同受證委員。二〇一九年三月，為遵守法規，結束環保站運作，轉而加入其他慈濟環保站，繼續為守護大地盡心力。

黃國忠做環保二十多年，一心只想著讓環境更乾淨。（攝影／徐敏宸）

我一九四五年（民國三十四年）在苗栗縣卓蘭鎮出生，家裡七個兄弟姊妹，我排行第六。大哥和我相差十七歲，小我兩歲的妹妹出生隔幾天就送養他人。父親是佃農，耕地就是種稻，還要繳（地）租，生活是比較苦，我們連居住的房子都是親戚的。

佃農有田 生活漸改善

我們本來是租人家的地，因為三七五減租¹，就有分到一部分的土地，我們家終於有自己的土地。有土地後，我爸爸本來要蓋自己的房子，材料磚塊都買了，當時我的母舅住在土牛²，他說：「來這邊買好啦！」結果父親就這樣賣掉分得的土地，到土牛的和盛村（現為和盛里）買了一棟日式的舊房子，我們全家就在一九五六年搬過來。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全家就搬到土牛定居，一直到現在。

和盛村在地方上稱「上土牛」³，我家隔壁就是土牛派出所。我國小五

年級下學期那一年就轉到東勢中山國小讀書。因為叔叔住在中山國小旁邊，就說：「來這邊讀好啦！」所以我轉學是到東勢，不是在土牛的國小。

大哥沒住在家裡，我們的新家臨大馬路，父親和二哥決定做個小生意。

二哥二十一歲時小雜貨店開張，雜貨店賣糖果、餅乾、冰水來維持家裡生計。那時我正讀小學六年級，只要沒上課，我就待在店裡幫忙賣東西。家裡附近沒什麼店家，所以我們生意很好，兩、三年後父親在新社（現為臺中市新社區）買了三分多地，開墾後種植葡萄，也種過枇杷，生活就比較沒那麼

1.受訪者所說應為「耕者有其田」。一九五三年政府徵收私有耕地轉售給承租佃農的政策，是土地改革的最後階段工作。三七五減租則是二九四九年施行的農地減租政策，為土地改革的第一階段工作。資料來源：郭雲萍，〈耕者有其田〉，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（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一日修訂），<https://eur1.c/eZ4qYK>（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檢索）。

2.此處所指應為傳統地域名稱「土牛莊」，是今日德興里、和盛里與土牛里的早期合稱。土牛里因在下方，故稱為「下土牛」，而德興里與和盛里因在上方而稱「上土牛」。資料來源：陳茂祥，〈石岡鄉村史導覽手冊——德興村史〉（臺中縣：石岡鄉公所，二〇〇六年），頁十一。

3.同註2。

辛苦了。

雖然不用下田，但是我自己會跑去東勢吊橋⁴那邊的河川地種菜。我喜歡種種東西，有沙地整一整就種菜了，媽媽也會幫忙，橋下大甲溪的河床沙地，就是後來土牛環保站的那個地方，那時候是用鋼纜吊起來的那種吊橋，菜園離橋墩不遠，我種的菜就拿回家裡吃。

當時沒有做河堤，經常大水沖過來，菜園就沒有了，就得從頭開始種，後來水利局把堤防做起來，河川地就分為堤外、堤內，而原本在河川地上的菜園就變成堤內菜園，大雨大水來比較不怕。

工作辛勞 忍耐練就好體力

我初中是讀新社初農，高中是讀新社高農⁵（現為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），因為新社初農後來有高農部，我是第二屆的，那高農畢業後先到行政院國軍退役輔導會武陵農場工作了四、五個月，之後去表哥服務的磁鐵工廠

工作，那是在南臺中那一帶。

沒多久就北上去臺北，在四哥任職的青年儀器公司工作，薪水不高，只有一千兩百元。開同學會的時候，有同學在薄荷腦工廠上班，跟我說：「來我們工廠薪水比較高。」幾個月後我就去同學說的五股鄉（現為新北市五股區）薄荷腦工廠工作。那邊薪水一個月有兩千元，要輪班，所以我就去了。

4.東勢大橋原為三墩四跨吊橋，建造於一九三三年，為東勢、卓蘭、和平三鄉鎮對外之交通聯絡要道，一九四七年於一次強烈颱風吹襲下，主索滑動致橋面傾斜車輛無法通行，遂於河床修築便道，惟每逢暴雨便道即沖毀，乃於一九五二年於上游興建過水橋。一九六一年省府為配合東西橫貫公路興建，由公路局著手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。翌年十一月完工通車，當時省府主席周至柔以本橋聯繫東勢豐原兩地，命名為「東豐大橋」。二〇〇二年正名為「東勢大橋」。資料來源：臺中工務段，〈台三線東勢大橋提前完工通車報導〉（二〇一二年四月），<https://eur1.cd/ARQZmY>（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檢索）。

5.一九二五年在新社公學校附設農業補習學校，一九二九年獨立校名為「東勢街二庄組合立東勢農林國民學校」。一九三四年更名為「臺中州立東勢農林國民學校」。一九四五年又更名為「臺中州立實踐農業學校大地館」。臺灣光復後改名為「臺中縣立新社初級農業職業學校」，一九五九年創辦「高農部」，一九六一年更名為「臺中縣立新社農業學校」，現為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。資料來源：臺中市立新社高中網站，<https://eur1.cd/WXX2ax>（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檢索）。

但我不知道是那麼辛苦，早上八點上班到隔天的早上八點才下班，二十四小時二個人輪流守著鍋爐，還有蒸餾塔，那個很累，是非常辛苦的工作，我那時候二十幾歲，體力是這樣養出來的。

一九七二年，因為二哥移民去巴西，小雜貨店就收掉了，家裡農地是爸爸在做，需要人手幫忙，二哥要我回家陪伴父母，也幫忙照顧農地。回來在家裡幫忙一段時間後，覺得男孩子在家裡，也沒做生意，也沒做什麼事情，也應該到外面工作，多一點收入也好。隔年，剛好有機會到豐原客運擔任加油工，就跟著油調車跑站瀉油。

那時候的油調車，不是現在這種油車，是用貨車裝十幾個油桶，先到臺中烏日加油，然後到各站的油庫瀉油，那時候有豐原站、臺中保養廠、東勢站的儲油槽等。通常一個油桶可以裝二百公斤，一趟貨車至少要載十五桶油，有時候二十幾桶，這樣幾千公斤的油，都是靠人力搬上、搬下、倒油，需要很大的勞力，滿辛苦的，我也很忍耐，回到家還幫忙父母務農。

這樣工作大約一年多之後，課長說豐原站有站務員的缺，「董事長在問你有沒有想做站務員？」我想加油工很辛苦，要搬下搬上，都是勞力，現在有這樣的機會很好，就到豐原站當站務員；在豐原站做了幾年後，又調到東勢站。

因緣早注定 攜手建家園

我擔任加油工與豐客（豐原客運）臺中保養廠修車的一位技工熟識，他邀我到他的舅舅家坐一坐，他舅舅，劉先生也在豐客任職，是開清水梧棲線的司機，說起來我們也是同事，而且都住在土牛。

說是坐一坐，其實是被相親，對像是他的女兒劉玉英，我靜靜地坐著，沒講什麼話，相親完後我們也沒有聯絡，加上過不久我爸爸車禍受傷，就沒有下文。

後來才知道，相親那天，我坐在那兒靜靜的，沒說什麼話，對方覺得沒

意思，連劉先生也不滿意。不過因緣很奇妙，我太太玉英後來跟我說，在跟我相親之前，她每天都在相親，有時候一天不只一次，但是在見過我之後，就再也沒有人上門說媒了。

那次相親之後，大約過了兩個月，玉英的姑姑又提起這件事情，她媽媽也跟人探聽我的為人，說我個性是靜了點，不過是個可靠的人，所以就嫁了，我們兩人就在一九七四年結婚。

一九七五年、一九七七年兩個孩子相繼出生，玉英在梅子村的喬森鞋廠工作又要帶小孩，實在忙不過來，一九七八年她辭掉工作，在家帶小孩。為增加收入，開始在家門口擺攤賣檳榔。賣檳榔一陣子後，想說這些東西吃了不好，加上孩子也大一點，就結束檳榔攤生意。

那段時間，我二哥剛好從巴西回來探親，覺得老房子在父親名下要做處理，兄弟協商後說房子給我，我出錢買下，但是我沒錢啊！還好玉英的媽媽借我七十八萬元買房，又建議我拆舊屋蓋新屋，有店面做生意才會有

錢。但是要蓋房子我也沒有錢，最後由老丈人出面向農會借錢，因為他是農會會員，用他的名義借錢，利息比較低。有了這筆錢我蓋了兩層樓的新屋，一九八三年新屋落成，為了還清債務，玉英經營起早餐店。

隨著歲月，孩子大了，有工作，也擁有一臺車。但家裡做生意，車不能放家門口。因此向表哥承租他家後面，臨大甲溪河床的高地，也就是新生地，蓋一間小鐵皮屋作車庫。這塊土地就在龍馬橋墩⁶旁，離街道不遠，我們也利用空地種些菜。其實這個地方種菜非常不合適，因為緊鄰住家，陽光被遮蔽，所以我們又往前靠近水源的河川地開墾荒地種菜；這個時候種的比較少，因為我要上班，玉英要經營早點。

6. 位於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大橋兩端橋柱，由雕塑藝術家楊英風於一九六二年完成之「飛龍」作品，共四座。因龍身上飾有中國古典的鱗甲紋路，色澤帶著仿青銅般的綠，加以背上有馬鞍，當地人慣稱「龍馬」，亦象徵著龍馬精神。相關文字內容參見《溫度》第四十期。資料來源：國家文化記憶庫，<https://reurl.cc/ARReZ>（1011年九月二十四日檢索）。

農禪親切 啟慈濟行善門

玉英以前在鞋廠工作的同事葉秀精是慈濟人，一九九一年左右，她就向玉英募款。玉英怕我會反對，默默地繳功德款也沒有告訴我；她繳了三、四個月後，一次我偶然在桌上看到收據，我才知道這事。有的人家老公會說：「你繳什麼錢！」會反對，我跟太太說這是做善事，我也贊同，所以我們就成為會員。

一九九六、九七年那時候，慈濟的慈誠⁷人很少，男眾的志工很少，葉秀精來收功德款，經常跟我提：「東勢區的師兄很少，只有五、六位，你來加入慈濟，來培訓慈誠！」就想到有一年，應該是一九九五年，我們夫妻一起搭慈濟列車去花蓮參訪，看到精舍常住師父修行又自己種菜，就有一分親切感，知道師父們不接受供養的生活方式，那個感動，那我想說做慈濟事很好，所以一九九七年我就參加慈誠培訓，那年男眾培訓慈誠就只有三位。

因為我的工作會在臺中、豐原、東勢調來調去，培訓那時候我在豐客的臺中站上班，休假的時候就跟著慈誠第五中隊的林信雄⁸、劉阿魁做環保。

因為培訓的關係就認識他們，他們在豐原地區有在做環保回收。劉阿魁他家是開紙箱工廠，有貨車可以載回收，我就把車開去劉阿魁家會合，然後一起

7. 慈濟早年推動四大志業者以女眾委員為主，男眾多處於幕後護持。一九八九年慈濟護專開學，男眾居士自動組織起來，配合慶祝開學二萬人大活動的秩序維護工作，稱為「保全組」。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五日，證嚴上人寄予人人內修外行，正式命名為「慈誠隊」：外行「慈」悲喜捨，內修「誠」正信實。願以「佛心為己心，師志為己志」，付出一己之力護持志業，並願接受「慈濟十戒」革除不良嗜好者，在經過一年的見習、一年以上的培訓合格後，經幹部會議推薦，呈送志業中心審核，證嚴上人親自授證，即可成為正式慈誠隊員。資料來源：〈護法金剛——慈誠隊〉，慈濟全球資訊網（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七日），<https://neuloc/3577p8>（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檢索）。

8. 一九四一年出生在豐原的林信雄，原本經營家具工廠。一九八一年一場大火燒掉兩百多坪廠房，原料、成品家具付之一炬，不得不向銀行舉債修復廠房，重新啟業。這期間，在慈濟志工賴文生接引下接觸慈濟，於一九九二年受證慈誠。一九九三年還清借貸後，決定將具污染性的家具工廠歇業。與妻子同在一九九四年受證委員，夫妻一起做慈濟。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期間，他承擔第五中隊長，帶領慈誠隊投入埔里大愛一村的重建和多所學校的連鎖磚鋪設工程。資料來源：慈濟全球社區網，<https://neuloc/551dy>（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檢索）。



一九九五年劉玉英（左三）搭慈濟列車去花蓮參訪，看到精舍常住師父修行又自己種菜，就有一分親切與感動。（圖片／黃國忠提供）

出發。

當時環保車從豐原出發，開車到新社新五村、石岡土牛做資源回收。第一次跟車載回收，車子到了石岡土牛，就是我的社區，其中一個回收點是和盛里裡面，一位環保志工陳王棗的家，她平常就是推著娃娃車在街頭巷尾收回收物，會在家門口旁邊的小空地整理分類，她的鄰居也會自動拿過來，我們固定一個禮拜會去收一次。我們載的回收物，最後就在石岡的一個回收商那邊繳掉，處理後才回豐原，然後我才從豐原開車回家。

菜園環保 夫妻互補同經營

東勢吊橋離菜園不遠，望過去的橋梁是用鋼纜撐起，本來車輛可以通行，後來橋面傾斜，車子就改走橋下的過水橋。一九六二年東勢吊橋改建成水泥的東豐大橋（現東勢大橋）我在橋墩那邊有種菜。

因為培訓那年開始接觸環保，剛開始是自己家的回收，還有親戚、鄰居如果有需要，我們就去載。後來我想說是不是在社區成立環保站，讓堆放回收物的空間大一點，也可以邀一些人來幫忙。我跟玉英商量後，受證那一年（一九九八年）我們在橋下做環保回收，將在龍馬橋墩下的菜園地點改成環保站，就成為我們夫妻的第一個回收站。

剛開始利用下班時間，用手推車在社區收資源回收，然後載回到橋墩下做分類。因為這地區俗稱土牛，所以就稱它為土牛環保站。休假日，我還是會跟著林信雄師兄到各處載資源回收物。

半年後，鄰居看我拉著車辛苦，將報廢的小轎車送給我載回收物，幾個月後我還是買了一臺八百CC的中古小貨車來代替，畢竟報廢的車子不合法，開得不安心。

玉英看到我除了下班時間做環保，連月休四天的假日都跑到豐原跟車做回收，她覺得我這麼愛做，也跟著投入環保。

在九二一大地震前，土牛環保站只有我們夫妻倆在做回收。我們夫妻想要帶動社區民眾來做環保，剛開始的時候質疑的聲音也有，都說我們做回收是在賺錢；說我們賣了回收物，錢進自己口袋；也有傳言說我們不知道抽成多少……玉英會說：「我們沒那個心，不要緊，愛說就讓他們去說。」

東豐大橋在九二一大地震時垮掉，橋墩下的鐵皮屋被橋面壓著，也沒辦法做。後來大橋要拆掉重建，我和玉英商量說環保不能停，還是我們要去載的。就把環保站遷移到另一處河床；就是一九五〇年代，東勢吊橋下面那個過水橋旁邊，大橋重建的時候，我們環保站就改在那裡繼續做。



那個地方離馬路有段距離，要經過一段芒草、雜樹亂竄的路，安全有顧慮。為了帶動社區民眾做環保，四處尋找大一點的地方，沒有結果。最後還是等到二〇〇二年二月大橋重建完成，環保站遷回橋下原址繼續做。

九二一大地震後，慈濟人在社區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，邀約鄉親來做環保終於比較容易，固定來的志工差不多有十位，每星期一的下午，會到環保站做分類，其它的日子志工有空就會來做。我比較不會招人，其實大部分的志工都是玉英邀的。

像有一位陳阿玉，七八十歲了，她住在德興村，她會跟另外二位鄰居一起從德

劉玉英因為先生黃國忠愛做環保，也跟著投入。圖為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，她在東勢大橋下土牛環保站做分類。（攝影／徐振富）



村、土牛村、德興村。

土牛環保站非常克難，橋下黃土地，大大小小的亂石不好整理，我就慢慢整地，一次整理一點，慢慢將地面整平，然後再鋪上帆布，至少不會凹凸不平、塵土飛揚。但沒想到一段時間後，因為回收物會有汙穢的液體，加上

東勢大橋龍馬橋墩下的土牛環保站，志工必須忍受高噪音與塵土，但就是悠悠做，心裡頭想的是要讓環境更好些。（攝影／徐振富）

興村沿著河堤走過來做環保，她們說要來做健康的。還有在土牛國小後面那邊的，也都是玉英熟識的人，也會來做環保，因為她從小在土牛村長大，大家認識她，有人緣，人面比較廣。就這樣，我們的回收點也跟著慢慢增加，最多的時候有十個點，分布在梅子

風雨過後，整個地面黏黏溼溼地，會味道，覺得這樣不太衛生，就把帆布整個拉掉，地面改鋪上水泥，後來比較乾燥也比較清潔，環保站的環境改善。也在原先小鐵皮屋旁邊加蓋另外一間鐵皮屋，放回收物，作為環保志工休息聚會的空間，玉英會準備點心給環保志工用。

一生無量 生命找到另一出口

二〇〇二年我家師姊（玉英）和東勢、卓蘭等地的四、五位師姊一起參加慈濟委員的培訓。培訓課必須到豐原靜思堂上課，是有點距離，我就負責接送，後來想說接送也是一趟路，就和她一起參加委員的培訓課，兩個人一起上課比較有伴，因為慈濟委員必須募款，我也順便幫忙募款。

培訓之前我家師姊除了開早餐店，家裡還有我的父親要照顧，總認為幫忙勸募善款，只要做幕後就好，社區如果有需要就去幫忙，也沒想過要培訓委員。九二一大地震後，東勢有幾所學校是慈濟援建的希望工程學校，我

們夫妻倆有空也會到工地幫忙香積、鋪連鎖磚等。那時候中山幼兒實驗學校（二〇〇三年改制為東新國小）是唯一由慈濟的慈誠師兄來蓋的學校。

慈濟在做希望工程的那段時間，上人曾經三次來中山幼兒實驗學校關心，學校蓋好落成的時候，上人的車隊剛好在東勢大橋前的紅綠燈停了下來，差不多就在我家門口。那時候玉英正要打烊收桌子，看到一位師姊從車上下來，她立刻迎上去問：「師姊，您需要什麼，要水嗎？」證嚴上人從車窗探頭說：「是我們的委員喔！」也因為這句話，從沒想過要成為慈濟委員的玉英才決定參加培訓的。

說真的環保站的地理環境實在不好，每一位付出志工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，彼此相互鼓勵成長。陳王棗的回收點，鄰居、社區會將回收物送來，其中一個環保志工，我們都稱她為「小媽媽」，人很嬌小，腳長得好像鴨母蹄（臺語，音¹ah-bô-te，扁平足。）走路很慢。每天到處去回收物，橋頭、便利商店，看到就撿，來來回回放到陳王棗那裡，她就像小螞蟻一樣的勤

勞。

小媽媽嫁給榮民為妻，生了三個兒子，平常說話我們聽不太懂，如果發出像「爸爸」的聲音，我們才聽得懂，有如啞巴一樣，用「微笑」打招呼是我們共同的語言。她在社區就一直這樣回收物，前幾年中風後，請外勞來照顧，無法再做環保了！

住在梅子村的環保志工謝盡妹，先生黃運發未培訓前已經跟著慈濟環保車來回跑，一起載回收物。二〇〇六年底完成慈誠的培訓，卻在受證前幾天，因為到砂石場打工發生意外往生。妻子謝盡妹非常傷心，有憂鬱傾向，兒子鼓勵她來做環保。她家距離環保站有四公里遠，近七十歲的謝盡妹每週

9.慈濟援建九二一希望工程臺中縣東勢中山幼兒實驗學校重建完工。此所學校由慈濟慈誠隊裡的專業人才親手打造，從開挖地基、綁鋼筋、打混凝土等動作，一一做起，但這些隊員可不是一時興起，證嚴法師在工地事務所牆上，見到兩排專業執照，包括結構技師、土木技師等，令他歡喜地表示，不知慈誠隊有那麼多人才。資料來源：臺中市都市區東新國小網站，<https://eurl.cc/annpv9>（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檢索）。



黃國忠耕耘菜園，收成販賣所得如果遇到慈濟有濟賑災需要，或是歲末祝福，就全部捐出。（攝影／賴秀緞）

一下午一點半，常常是第一個到達環保站的志工，來總是靜靜地做。

另一位志工林秀省與玉英曾是喬森鞋廠同事，她國小畢業後，外出工作幫忙家計，直到結婚。婚後，先生離家不歸，在外另有家庭，她咬緊牙根到處打工，也挑起照顧公婆與三個孩子的重擔。她公公說，這個家不能沒有媳婦，所以連房子都過戶登記給林秀省；給兒子，他不甘願！

沒想到十多年後林秀省的先生身體不好，回頭了，林秀省還是接納他。家庭的不堪，讓沒讀多少書的林秀省除了到麵店工作，幾乎是封閉自己。玉

英關心、鼓勵她走出來，知道她想種菜，將菜園的一部分土地分給她栽種。

林秀省平常上班比較忙，我到菜園鋤草，也順便幫她一起整理。玉英也邀她來做環保，說：「你來做，幫幫我。」沒想到林秀省一路做得歡喜，連她家旁邊的空地也成為環保點，幾年後鄰居要蓋房子才結束這個環保點。菜園、環保站成了林秀省的休息站，看得她的笑容，也加入慈濟大家庭，二〇〇七年受證為慈濟委員。

小錢行大願 點滴成福田

二〇〇四年我從豐客退休後，時間就有多出來，回收點一個個增加，回收物更多，每天都要出車，有時候一天要跑兩趟車，玉英忙完早餐生意，下午都會跟車幫忙。

退休後我們也比較有時間耕種菜園，園裡的蔬菜收成跟著多起來，有的就曬成菜乾，一起與新鮮蔬菜放在早餐店門前販賣，所得部分投入竹筒，



環保志工李阿錢是劉玉英的母親，看著菜園裡每顆菜長得大又漂亮，笑得好開心。（攝影／徐敏宸）

如果遇到慈濟有濟賑災需要，或是歲末祝福，就全部捐出，就是日日行善啦！因為師父起家也是這樣，三十個家庭主婦每天去菜市場買菜前，日存五毛錢開始的。我也一樣小錢一塊、兩塊、十塊的存，比較沒有什麼壓力、反而容易。

在橋下做環保，夏天還是滿涼快的，遇下雨天還有大橋淨寬三十米的橋面在上面頂著，環境算是不錯。只是附近有砂石場，兩、三分鐘就有砂石車呼嘯而過，車輪轟隆隆滾動聲，帶起塵土飛揚，也造成地面破損，環保志工必須忍受高噪音與塵土，在這樣的空間做環保，真的很堅忍，但我們就是慫慫做，一天一天做，心裡頭想的是要讓環境

更好些。

就像去河川看到人家亂丟的垃圾，都會有那個習慣把它撿一撿。因為河堤那邊風很涼、水又清，一旦遇到假日，有的人會跑下去戲水，我們都有寫說，環境要衛生，不要亂丟垃圾，垃圾最好帶回去。但來玩水的人都一整袋丟在著，比如空罐一大堆，有用袋子裝的還好，有的就會跟垃圾裝在一起，我就把它翻翻翻，收一收，垃圾拿去垃圾車丟；如果我沒有做，那就越來越多。

堅持的心來自感恩

我一直把環保回收工作當感恩，所以也不覺得勞苦。因為百年大地震造成東勢地區災情慘重，只靠東勢人力量重建是艱困的，幸好有外界的愛心一寸寸湧入修補，我們很快地站起來。

許多校舍也因地震毀損，孩子就學受到耽擱，慈濟援建東勢國中、東勢



黃國忠將東勢靜思堂周圍樹木修剪的殘枝、樹葉回收，載回菜園做堆肥。（攝影／徐振富）

樣一次又一次的教，最後連東新國小幼稚園的小朋友都會將垃圾與可回收資源，分門別類放桶子。

東勢靜思堂周邊種了不少樹，定期做修剪整理，殘枝落葉多達十餘袋，丟垃圾車也麻煩，為了善用資源，我會載回菜園，部分放入「落葉堆肥箱」

國小、東新國小……許多志工遠道來協助，讓地方的孩子能在美輪美奐的校園讀書，我心中充滿感恩。所以跟劉紀勝、陳哲夫、廖昌威等人在退休後，每週到東勢國小、東新國小及機關團體資源回收，同時教導學童如何分類，以及灌輸愛物、惜物的觀念，使垃圾減量，對於瓶瓶罐罐嚴格要求沖洗乾淨後踩扁才回收。這

有效回收落葉做堆肥，有的放在果樹下堆積，地面比較不會長雜草，久了腐爛，都可以成為大地的養分，種出來的蔬果天然又健康。

永不推卸 環保做好環境會好

這二十多年來環保站，面臨噪音、塵土飛揚，我們都不曾放棄，因為每一個來來去去的志工彼此間有濃濃的情感。看著他們因為做環保走進慈濟大家庭，是喜悅；陪伴他們度過痛失親人的哀痛，是法親情；看著他們年紀大身體衰老做不動，會感傷，也祝福。

二〇一九年三月交通部公路局維修東勢大橋，油漆橋底，相關公務單位人員特別來說，橋樑下不能堆積東西，怕危險，因為有瓦斯管線什麼的，耕耘多年的環保站與我們夫妻有很深的情，遇到這樣的狀況，我們也只能尊重、接受，結束土牛環保站。

土牛環保站結束了，但社區的回收物還是會暫時放在龍馬橋墩下鐵皮屋



東勢大橋龍馬橋墩下的土牛環保站，志工必須忍受高噪音與塵土，但就是慇懃做，只希望讓環境更好些。（攝影／徐振富）

前堆放，每周鄧炳松師兄從豐原、石岡過來，也順道將回收物送到東勢環保教育站做分類。如果遇上他比較忙的時候，就由我送到環保站去。其他的環保志工除了年紀大無法到遠處做之外，其餘的一樣不停歇，有的到豐原豐洲環保站或東勢環保教育站繼續付出。

我還是一如往常，週一、週二坐上小貨車跟隨其他師兄到東勢各個定點載回收，送回泰昌環保教育站，東勢環保教育站做分類，其他社區需要隨時出車。做環保歷程，雖然辛苦十足，但環保做得好，環境才會乾淨，是我永不推卸的使命。